

行行
摄摄

他乡故人



邓永宏

这尊高达10米通身由花岗岩雕琢而成的张謇石像，在东台市新街镇北郊方塘河北岸，已经矗立整整10年。

1912年，张謇先生从南通启海地区动员组织了18000人，举家移民到东台滩涂，废灶兴垦、拓荒植棉。100多年来，东台人依然崇敬和缅怀他们心中的“张大先生”。

张謇先生石像，背南面北，目光坚毅，恰如当年他站在那里的高垄上，远眺这片处女地。

生活
百味

请问您是谁



海陵

经常有人发来要求添加好友的微信，用的是网名，备注里也没有说明，我不知道是谁，所以多半会不予理睬。有时又会担心错过真正的好友。网名上猜不出是谁，就努力从其他地方寻找蛛丝马迹。看地区，天！什么安道尔、冰岛还有乌克兰，明显假得不能再假；看他（她）的朋友圈，有的不可见，有的内容五花八门、云里雾里，确定不了是谁。算了，没时间跟你玩“猜猜我是谁”的游戏。

有的我勉强点了“接受”，会先问一句：“请问您是谁？”要是我不问的话，对方能自顾自地说半天，他（她）想当然地认为我知道他（她）是谁。

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，主动联系的一方应该先自报家门，免得让人猜来猜去的。这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礼貌，也方便交流、提高效率！



我不会用手机

芭蕉堪称是“花园中的美人”，它宽大的梳子状叶片微微下垂，在园林的漏窗前织出婆娑浓郁的绿荫，整个春夏都生机勃勃，一遇到阵雨，就有令人心旷神怡的雨打芭蕉之声，令漏窗的风景更为旖旎。但我这里所说的“芭蕉窗”，却不是映衬着芭蕉叶的漏窗，而是湖州

中西合璧芭蕉窗

南浔古镇上重要的文物建筑——张石铭故居里的木刻芭蕉窗，它位于张石铭故居天井两侧的廊壁上，共有4扇。这些廊窗上装饰着栩栩如生的芭蕉叶，当年，雕刻家刻画出芭蕉的每一枝叶脉、每一片叶子俯仰翻转的姿态后，用珍珠粉、钻石粉和矿物质粉调和成的特殊颜料涂抹在纹理上，令木雕芭蕉叶在不同的光线下生发出迷人的光辉。

也许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张石铭，但你一定听说过



踏咸菜



龙水

晚上妻子交给我任务——踏咸菜。望着拾掇干净、已晒得蔫了的一大堆雪里蕻，我立即行动。春回大地，孕育了一冬的雪里蕻叶片肥嫩、茎干粗壮，最适合腌制咸菜。我们通东人，将腌咸菜称作为踏咸菜。农家人将一行行雪里蕻、芥菜、大头菜等收割回家，去根去黄叶，洗净后上桁晒，待水分晒掉以后收回。

微微一笑
很倾城

侄孙女从小有爷爷奶奶宠着，平时逛街看到喜欢的东西就非要买回来。近日，她妈妈整理了一大堆她吵闹着买回来的东西，有卡通画、发卡、小文具等等，基本上连包装都没有打开过。妈妈说：“你只知道买买买，你知道这么多东西得花多少钱吗？买回来又不使用，这不是浪费吗？不如咱们摆个地摊把它们卖

杭州西泠印社，印社的发起人和赞助人就是湖州富商张石铭。和叔父分家后，张石铭继承了丝绸、盐业公司、上海的钱庄等，他把生意都交给当时的职业经理人，自己回到故乡建起了“懿德堂”。因为张石铭在上海生活过多年，因此，这座建于清光绪的大宅，在入口立面处很有欧洲文艺复兴的特色，而内部又是典型的中式合院。经过一个过渡性的内厅，到了最后两进，整体风格又向欧式转变。内厅又称“芭蕉厅”，厅前走廊的落地罩和扶栏均是与天井漏窗一样的芭蕉木雕。这种建筑风格上的演变，非常有创意。

4扇耐人寻味的芭蕉窗，就是这种现代化融合理念的一个代表性细节。芭蕉是东方的、中国的，芭蕉听雨的意蕴也只有中国人能品味，而矿物粉的施敷、夺目宝石的镶嵌，却令芭蕉窗带有明显的异域气质，染上一缕耐人寻味的神秘色彩。

摆地摊

拿出一只洗干净的缸或瓮坛罐，根据菜量来决定陶器的大小。将一颗颗菜均匀地放在缸底，一批放好后，在上面撒上一层细盐和两角干辣椒，然后穿上洗净的雨靴，下到缸里踏。随着“滋滋”声响，当菜被踏瘪，冒出卤汁时，再放入一批菜，依次而行。等咸菜踏好后，在上面加上一层菜叶，称之为蒙头，再踏实，使里面的咸菜与空气隔离，不容易变质腐烂。再用四根洗净的竹条或木板两横两竖地摆在缸内，用石头或水桶压在上面，增加重量，以

防止菜飘起来。一大缸咸菜没有上万步踏上踏下，是腌制不好的。一般来说，20多天后，咸菜里的亚硝酸盐含量已经明显下降，一个月后食用是很安全的，因此不要吃短期腌制的咸菜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物质匮乏，农村里家家户户腌咸菜。一碗麦粞粥或一碗玉米粞饭拌上又脆又香的咸菜，很快碗底朝天。现在的人讲究科学，少食或基本不吃腌制品了。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依然怀旧，开春时腌上一些咸菜，成了农村里的一道风景。



还乱买东西吗？”她的头又摇得更起劲了。妈妈暗暗觉得好笑：小样儿，我还真不信我治不了你，看你以后还敢乱买东西吗？

思想
火花

技能的肌肉记忆

建筑师 61319.
郭俊

●很多的技能，都需要有足够的肌肉记忆，甚至包括思维，都必须要长期训练与坚持。回头看看那些大家，有几个不是经年累月、硕果累累？哪个作家写个三五行字，就成文豪了？其实做学问是苦的，因为不能停；但又是快乐的，因为一直能做。凡事都一样。

●我肯定不能因为朋友是富翁，便觉得自己也变有钱了；事实上，我们只是在有交集的地方共鸣。

●实际上，个人的创作，都属于习作；被说成作品，是由他人或社会认知的。所以，创作时无挂无碍的松弛心态，是极其重要的。一个人一辈子，真正可谓之经典的作品，是少之又少的；大量的，只是训练与坚持。

●不怒自威，是一种功力与道行；我不行，怒了也不威，所以干脆不怒不威。各种“品味”与“修养”的建设，也放弃了；总觉得看山还是山，就不再隔纱隔帐了，真切就好。但慈悲心不能丢，那是救赎自己的。

●我喜欢的菜，是看上去平和朴素，而一旦上口，却是满嘴余香：虽不张扬，但各种滋味，一应俱全。或许，我也是喜欢这样的为人。当然，这不是标准，只是众口之一。

●和朋友聊天，我说：中国文字是很有意蕴的，比如“容忍”一词，是由“容”和“忍”组合的。所谓“容”，我理解的是“融”，它不具有对抗性，而是智慧和顺；但“忍”，则是心头上面一把刀，实际上是藏杀机的。两字相连，变成“容忍”，就带着儒家的“术”了。我个人是主张“容”的，这有佛家的意味，可能更接近“道”。

有些事情，过于清晰了，就繁杂；而有些事情，过于模糊了，就失去了方向。所以度，很重要。而所谓“度”，便需要有“容”。

本版投稿方式：

邮箱 jhwbpqy@163.com 或扫二维码（如下）。投稿时请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

